

### III、運也

#### 【聯大工運】

我不是自私啊！我是為著大家啊。

退伍之後，邱垂貞回到大園的「聯大公司」工作，「聯大公司」由香港資方在臺灣開設，是有四、五百名員工的大型皮衣製造工廠，初出社會的邱垂貞在工廠裡擔任包裝組長，他親眼看到了資本家剝削勞工的方式，竟與楊青矗工人小說中的情節如出一轍，氣憤的他常常為勞工們抱不平，不時頂撞廠長。

年輕又思想開放的他，集結了大園地區的年輕人成立「大園知識青年會」（大園知青會），彼時是民國六十幾年，跳舞是被禁止的活動，他卻常在家裡舉辦舞會，邀請聯大公司的女組長們跟大園知青會的青年們參加舞會，增加青年男女之間的交流機會，這樣的聯誼活動，在當時一般人的眼中是叛逆又不適當的行為。

當時尚未制訂「勞基法」，工廠中毫無制度可言，女工們的薪水低，一天約莫是六十五元，月薪約一千八百元。當工廠的訂單多，往往要求女工們每日加班到半夜，資方卻不支付加班費；沒有訂單時便停工，也不給付女工們薪水，勞工們的收入不穩定，公司視勞工為生產製造的工具，毫無人權可言。

「這不合理！」邱垂貞想挺身為勞工發聲，勞工應爭取到合理的待遇，他開始策動在聯大公司的第一場工運。

因為聯誼活動而與女組長們熟識，邱垂貞教她們團結起來向資方要求加薪——增加工資到每日七十塊，加班費另計。在那樣的年代，做出這樣挑戰「頭家」的罷工大事，是聞所未聞的，女組長們心裡怎能不害怕呢？第一次罷工時，只有幾個人配合，效果不彰；後來參與罷工的人數增加，造成工廠連續兩天不能正常運作，逼得資方無法對勞方的要求置之不理、視而不見。

資方做出讓步，真的調漲了每日工資，由六十五元增加到六十八至七十元不等，勞工們都開心不已，但推動這件事的邱垂貞，卻成為資方眼中之釘，是最該被「優先處理」的關鍵人物。

強龍不壓地頭蛇，邱垂貞是在地人，人脈又廣，主管不好直接開除他，於是將他調

去管理倉庫，避免他與工廠中的勞工們接觸；一方面公司頒布新規定：私下再去參加聯誼舞會的員工，一律開除！

在戒嚴時期，罷工可是件嚴重的事，其實當時母親不斷關切，希望他「嘍去管別人的代誌！」

「有五百個女工！我不是自私啊，我是為著大家啊。」他這樣回答了母親。捨我其誰地帶頭衝鋒陷陣，全是因為一股「想替別人做事情」的熱情、一份「為臺灣弱勢的勞工爭公平權益」的信念，或許被看作「多事之人」、「好事之輩」，但他的作為，確實不是為了一己之利。

在倉庫工作，接觸不到人；私下的舞會邀約，她們也不敢再參加。無法與人接觸，在聯大公司的工作變得無趣，邱垂貞也認知到：單憑一己之力，要推動並完成這麼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，他決定離開聯大公司。

離開那日，公司主管們燃放鞭炮慶祝，卻有一百多位女工在工廠門口相送，有人感傷流淚，他至今猶記那日的情景。對她們來說，邱垂貞站在她們的立場著想，帶領她們得到加薪的機會；對邱垂貞來說，他覺得自己幫助到了別人，這是場充滿謝意的送別。

他們都學到了一件事：自己的權益，自己要有勇氣站出來為自己爭取！

社會新鮮人邱垂貞，在工廠裡看到社會中的不公義，他覺得比保住工作更重要的事，是幫助弱勢、追求合理與公平，信念超越於現實利害關係之上，而這熱血過頭的浪漫性格，將繼續引領著他走向人生的下一步。

### 【登台演唱助選許信良】

（在台上唱歌）那種感覺很好，可以激起很大的情緒但氣氛平和。

離開聯大公司之後，無頭路的邱垂貞開始準備考試，民國65年參加公職人員考試，成為大園鄉公所雇員，但這個看似安定的工作，卻不長久。

邱垂貞正式擔任公務員時，正值民國66年，臺灣政壇的驚世新星——許信良，他不顧國民黨警告，返鄉自行參選桃園縣長，一時有志之士熱血沸騰，桃園在地人邱垂貞也是支持者之一，因為這個自發性的支持舉動，牽起他與許信良的緣分，也讓他命定般地參與了這場留名臺灣民主史的重要選舉，以及臺灣第一場街頭運動——「中壢事件」。

凡壓迫，必有反作用力。當時國民黨提名歐憲瑜參選桃園縣長，壓迫脫黨參選的許

信良，甚至揚言要置之於死地，但許信良偏偏在威武之下不屈。國民黨對許信良的施壓，得到了反效果，許信良陣營借力使力，將受壓迫的種種事實傳播出去，反而爭取到了大眾對弱者許信良的同情。

給予的壓力愈大，人民反抗的力道也愈大，邱垂貞感覺到，那股沛然莫之能禦的「臺灣社會力」，似乎正匯聚起來了。

在黨國時代，鄉公所的公務員當然必須忠黨愛國，但在這場選舉中，他卻明明白白地站在不該站的那一邊。熱血的社會人邱垂貞，一邊在大園鄉公所上班，一邊去許信良的總部幫忙發傳單、處理雜務，還吆喝了「大園知青會」的大園青年們來幫忙，他們雖只是無名小輩，卻感覺自己正在燃燒。

除了縣長選舉，故鄉大園鄉長的選戰也同步展開。口才了得、台風穩健的邱垂貞，成為鄉長候選人林清松的助選員，這是他第一次接觸「選舉」，理想主義者邱垂貞，覺得透過選舉去「改變現實」是有可能的，他並為此感到興奮！公務員邱垂貞，不僅幫林清松助選，還主動到許信良陣營去幫忙。

這個「叛逆」的縣長候選人除了在演講台上滔滔不絕的說理陳情、慷慨激昂地振臂疾呼之外，許信良陣營思考著：還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凝聚人心，激盪起大家的情緒？

用歌聲！用臺語，唱臺灣人的歌，唱臺灣人的心，燃起臺灣人覺醒的情懷！

許信良陣營改編了〈四季謠〉的歌詞，競選歌曲〈大家來選咱的人〉就此誕生：

十一月，時正當；大家來選咱的人。咱的幸福久久長，心情真輕鬆！

許信良，做人不相同，敢擔當，肯幫忙；縣長選伊有希望。

歌改寫好了，誰上台去唱呢？

無名小卒邱垂貞背了一把吉他上台去，自彈自唱這首〈大家來選咱的人〉。將選舉訴求轉化成文字，淺顯易懂的歌詞，結合大眾熟悉的旋律，藉著傳唱去凝聚人心，歌曲宣傳的效果奇佳，〈大家來選咱的人〉堪稱為臺灣選舉史上第一首選舉歌曲。

那個自許要唱臺灣歌謠的民歌手邱垂貞，第一次上台唱歌助選，當自己站在台上唱歌，看著台下的人們隨著旋律一起哼唱，音樂與歌聲營造出一股團結的氛圍，他感覺自己與群眾融為一體。

他發現自己的歌聲能引領大家的情緒，時而感傷時而高昂，時而激動時而嘲諷，群眾的回應與共鳴，讓他收穫了滿滿的感動與成就感。

## 【參與中壢事件】

我目睹火在燒中壢分局，人群把警車推翻掉，經過這個事件，我們才知道國民黨原來也是可以反抗的。

這場選舉，兩方宣傳戰空前激烈，冒大不韙參選的許信良被抹紅，公務系統人員說他是共產黨，連小學老師們也對學生耳提面命：「要投給歐憲瑜，不能投給許信良！」這時許信良陣營的文宣便主張：「小學生投給歐憲瑜，家長投給許信良！」事實上小學生沒有投票權，這當然是一種諷刺。

選戰十分精采，邱垂貞看到許信良如何打文宣戰，創造出像「既生瑜，何生良？」這樣幽默又簡潔有力的口號；被抹紅的許信良故意喊出：「只有共產黨才作票！」「作票是匪諜，發現作票立刻喊打！」這樣的口號，以借力使力，警告國民黨別作票。

許信良宛如一陣颯風，掀起前所未有的風潮，這是邱垂貞第一次看到，有人敢這樣對抗國民黨！他體會到：原來不只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可以反抗，若是專權不平等的政府，

也可以起而抗之，小蝦米也能對抗大鯨魚。

戰況激烈，雙方都繃緊神經。邱垂貞想起當年發生在大園的選舉趣事：國民黨候選人歐憲瑜的車隊要來大園掃街拜票，預先到各家各戶發放鞭炮，並交代：車隊經過時，要燃放鞭炮以造聲勢。消息一傳來，許信良陣營馬上安排拜票車隊到大園，民眾誤以為是歐憲瑜的車隊來了，「碰！碰！碰！」地把鞭炮放完，待歐憲瑜車隊來時，鞭炮已放完，一片冷清。甚至有計程車司機會問上車的乘客，支持哪位候選人，若想投票給歐憲瑜，可能會被拒載；若是想投票給許信良，可以免費坐一程。

許信良是客家人，臺語講得並不輪轉，因為其「反抗國民黨迫害的英雄」之形象，受到大眾的認同與崇拜。在那通訊不發達的年代，舉辦造勢宣講活動，僅靠著口耳相傳，卻能聚眾成千上萬。邱垂貞記得，許信良巡迴桃園十三鄉鎮辦演講會，在大園這一場，好像迎神賽會般熱鬧，鞭炮燃放達二十分鐘，會場煙霧瀰漫，許信良進場時，有如騰雲駕霧而來。

選舉前夕，許信良的聲勢已達最高峰，桃園、中壢都出現三、五萬人的大規模群眾集會，反觀對手歐憲瑜的演講會，則出現了「職業觀眾」，找來學生聽講充數，由兩位候選人的人氣看來，高下已判。

投票當日，中壢傳出作票情事，警察抓走舉證者，卻保護涉嫌作票的校長。警方對舞弊之事的處理方式，引發群情激憤，有人對中壢分局丟石頭，要求警方把作票的選務人員交出來，遲遲無回覆，群眾開始包圍中壢分局，情緒也愈來愈激動，開始翻倒車子……警方也開始發射催淚瓦斯，甚至開槍！現場有大學生中彈，群眾怒火瞬間，開始潑灑汽油並點火，警察局燒起來了，統治象徵著火了……

這一燒，燒旺了追求公平的臺灣民情；這一推，推翻了一言堂的臺灣輿情，中壢的這一夜，成為了臺灣民主史上重要的第一頁！

民國66年發生的「中壢事件」，邱垂貞認為這是臺灣人在戒嚴三十多年的高壓統治下，臺灣的「民氣」尋求出口而形成的。長期被壓抑的知識份子們，潛意識中期待著有一個敢突破現況的人出現，許信良恰好於此時登場，當「戒嚴」的天羅地網被攻破，哪怕只是一個小洞，臺灣的社會就會迸發出力量。

他躬逢其盛，親眼見到權威被挑戰，火燃燒起來的當下，三十多年來的「白色恐怖」剎那間似乎消失於無形，禁忌好像被燒光了。

邱垂貞第一個站台唱歌助選的候選人許信良，以大勝對手十幾萬票之姿，當選桃園縣長。邱垂貞熱血地參與了一場精采絕倫、以小搏大的選戰，他在台上歌唱，他與群眾

一起在街頭上吶喊，他體會到反抗可能會成功、禁忌可以被推翻。他雖然還只是一個政治素人，但他做的這一切，已經寫在臺灣民主發展的歷史上。



- 1 桃園機場事件。
- 2 中壢事件十週年紀念活動。